寺中間華英　前門大街＊美　大柵欄瑞蚨　若德記　中西　東安市場瑞華　東四北瑞豐　西單英美　亞洲　賜顧認明

汪正大茶莊開市廣告

本號向在閩皖首創開莊採辦諸品名茶運京發售歷屆百年味美貨高久爲社會所嘉許因之銷路日盛名譽日隆前因失慎修理門面已經竣工業於陰歷六月十一日陽歷七月十九日開市特由產茶名區揀選各色新貨已經到京格外提高加花薰製分量概遵官秤裝潢極力講求況且信用所關決無以假茶矇混之弊現因擴充生意以廣招徠所有克己情形不待自誇請　賜顧諸君駕臨試驗方知言之非謬也　北京前門外觀音寺街路北電話南局五百十七號

演說　得意與失意　（佩三）

何爲得意　怎麼又叫作失意　不過全在乎自己的資格與當下所遇的景況而已　比如一樣的境遇　在他人就以爲是失意　在我遇之就能算是得意　這話怎麼講呢　拿眼下的張紹軒說　他本是民國的長江巡閱使　復辟時就代的議政大臣　而今竟困守荷蘭使館　失去行動的自由　在他本人想着　實在是平生的大失意　其實要按他自己所有的財產　與當下每日的衣食住　要擱在別人身上　還得意的了不得　哪　要再往深一層說　比如當下有一個賦閒的窮人　忽然遇見個朋友　要荐他到荷蘭使館張勳那裏　當一名僕役　月間能掙個十頭二十塊的　在這個窮人的心理　亞賽平步登天　豈不是得意非凡嗎　您想人家當主人的　在那裏逍遙自在　就算失意　給他當僕役的　反算得意　可見得意與失意　不是隨入的境遇而論嗎　還有一說　得意的人與失意的人兩路心志　兩路思想　人當得意的時代　如政界的人得了什麼優差　或是商界領東開了座小營業　以至姨太太正在得寵　這都是心滿意足　十分得意的時代　人處在這等地位　就便是個有涵養的人　雖不至於趾高氣揚　外表露出自滿的樣子來　然而他的心理　總想着誰也不如他　把別人都能看成廢物　其實問真了說　他也是一肚子大糞　到了失意的人　心中的理想　與得意的人必然要大相反　就便是個無所不能的人　只要一被家所累　再叫你在家蹲上兩年　立刻心志頹喪　自己把自己先拉短啦　見拉膠皮的　一天好幾吊　自己都很羨慕的　嘿　瞧瞧人家　還是有膀子力氣的好　看見賣西瓜的　自己都眼饞　並不是想吃西瓜　想着人家能起早睡晚的挑個八根繩兒　比上我　肩不能担擔　手不能提籃　不是活廢物嗎　噯　奉勸得意的人　不可自滿自足　遇事總要替失意人設想　奉勸失意人　也不可自甘頹墮　但能發奮自強　不愁沒有得意的機遇咧

時評

古今人才與車之關係　（蟻）

三代以上　天下才難　故得一賢者則載之後車　秦漢以降　尚有安車蒲輪之徵　以栗栝古之士　後世以口舌文字進者衆　而皆自詡爲賢　於是有車載斗量之歎矣　今政府優待議員　令各鐵路局贈以免費乘車證　吾不知政府此舉　其以示後車之意乎　抑以代安車之用乎　否則視爲車載斗量無足輕重乎　蟻曰　不才如蟻　亦豈乘所謂公車者與計吏偕行　未嘗破慳囊購車票也　然則今日之政府之視議員也　毋亦如昔日之政府之視蟻也乎

社會小言　（老丹）

山東之匪　擄掠刦奪　已成司空見慣　咸不爲怪　然距京師較遠　尚可曰顧慮未周也　今京畿重地　亦發現大搶案　幾爲魯省之續　當局若不嚴爲緝捕　吾民尚有安居地耶　奈何奈何

家庭常識

簡便風扇

風扇價值昂貴　故家庭間備者甚希　惟紡紗搖車爲農家必備之具　幾無家不備者　簡便風扇之製法　只須剪一鉛皮風葉（中鑽一孔）　餘者皆爲現成之品　即得偉大之風力矣　法將紡車之頭斜擱棹上　遂用麻繩緊搏　勿使搖動　即以扇葉之孔套於木之上　於是搖動大輪　則葉縳而風大作　故人人能辦之　較之滑車脚踏所成風扇　亦簡省多矣

緊要新聞

總統近日之態度

◉總統近日感受風寒 政躬微有不豫 兩日未至辦公室 前日仍未下樓 公事均在內室閱看 惟聞感冒業已全愈 精神照常健旺 又聞總統近日對人聲明 此次選舉總統決不再預 頗望東海應選 舉出任艱鉅云云 聞不久倘擬以文電正式發表此意云

外長已定曹潤田

◉陸外交至北戴河避暑 既不復返 於是亟須覓人繼任 而萑苒數星期 迄未揭曉 前者政府擬以曹潤田調任 聞此事業已定局 外間頗傳有以陳任先次長繼任之說 政府本有此意 陸氏亦極力薦陳以自代 惟陳則謙讓未遑 其原因蓄以外交一席為中外所屬目 不欲以初任次長之入遽膺茲席 恐外人方面譏諸吾國人才之消乏 且陳氏雖為次長 而陸氏請假已久 實已盡握總長之權 鼎中之臠 在陳視之本不為異味也 又聞陳本儒素 近雖置身通顯 仍無丰厚之積蓄 際此政潮未定之秋 亦雅不欲身當其衝 轉不如少安勿躁 猶覺逍遙自在 此說確否 殊未可知 然以理度之 陳之不願就外交 此或亦其原因之一也 至陸子欣氏則必可達其為瑞士公使之目的云

鮑貴卿將任國防總司令

◉聞政府擬設國防總司令 以黑督鮑貴卿秉任 即以明令發表 至司令部設置之地點 鮑督前有來電 主張設於呼倫貝爾 以其距歲埠較近 便於軍事之進行 而閣議所決定 則仍設於齊齊哈爾 俟軍事發展 隨時再為前移云云

朱桂莘來京原因

◉朱桂莘君避暑北戴河 前日早車來京 聞為參列交通銀行董事會 交行董會每月開兩次 此為新董事選出後第一度開會 故朱君特從北戴河來都預會 並無他種政治上關係云

運河督辦已定

◉南運河督辦 前日閣議議決 以熊秉三充任 會辦一席暫時不另設置 另設總工程司一人 副工程司一人 工程司五人 均以美國人充之 總工程司之薪俸年給銀幣二萬四千圓 副工程司年給美金七千元 工程司年給五千元 不為不厚矣

振武新軍不日起運

◉龍濟光所招振武新軍 近日成立者 約有一旅之衆 前日龍氏與徐又錚商議之結果 此項新軍即擬開始運送 聞龍氏已通知交部 備津浦空車候用 並請海部調某某等軍艦於浦口候裝 其輸送員等多人 現已預備出發 預定第一步先駐浦口數日 稍事休息 再行定期南下云

法美出兵矣

◉法國此次開赴海參威之軍隊 由京津所調者 為法兵一中隊 安南兵四中隊 由交趾支部所調者為三中隊 其由京津所調之軍隊 已於二十五日乘法國輪船先開往上海 俟由交趾所調之軍隊抵滬 再一同開往海參威 預定下月一二日可到海埠 再美國軍隊亦擬本日由香港出發 美國兵七千人 大約亦於本日由非律賓開拔

滋蔓難圖之魯匪

◉山東岱南著名悍匪郭安粟鳳玉 自經駐徐七師劉旅長招撫後 所有大股匪首 除白天祖范明新(即范玉林)兩股外 如徐滒揚・于三黑 史殿臣 顧德麟等 均已陸續投誠 並聞中

西四牌樓南路西寶光大藥房特別減價經售中外丸散膏丹一概俱全

廣興園 福壽社
初次六 來京月白 邱會亭 高五狀丁 吳寶玉 白 裴 刺 張 侯借 劉 斬 張蔭山 白建橋盤 韓子 李益 樊王
昆弋二天 侯玉山 齊鳳鳴 甲 玉榮 虎 榮益 靴 慶子 張有 孫益永 棋 福 峰昭 仲冥 治 河
兩腔十 許金修 白益奎山 田慶 祥 云 陶 江 范益寶 會 王 下君 邊 益判 青 玉梁

央為速謀肅清起見 意在剿撫兼施 特派專員錢錫霖到魯 與張護督會商辦法 以便着手進行 近日曹錕及龍濟光亦先後派遣軍官 分赴魯濟各屬募兵 論者以為暴亂分子 既受招撫 或願應募 各處匪患 庶幾從此消弭 距料于三黑受撫時 其同夥之不甘投誠者 當即譁潰 約五百餘人 竄入臨沂南境 將徐家橋之圩寨攻破 大肆搶掠而逸 又郭安馭衆極有紀律 凡屬部下 莫不聽其指揮 所以能屢挫官軍 號稱驍悍 日前率衆歸附 分駐滕縣南境 該現商民因其人數太多 心志不一 或生他變 共議籌洋三萬元犒之 以安其衆 免起暴動 乃加以各項供給 費逾九萬餘元 迨至編練告竣 拔隊起行 突然譁變 不下四分之一 故官橋（滕縣境）一帶 均被搶掠 郭安尚慮未變者之反感 激起響應 惟有任其四散 不敢追逼云 更可慮者 碭匪蔓延數百里 盛傳受有孫洪伊等委任狀 且有舊統領多人 原因復雜 槍械除劫掠外 並有來源 匪等擬攻陷永城虞城後 即合東匪襲取濟南 有勸匪之責者 若不詳探內情 僅以土匪目之 將來禍魯豫者即此輩也 又濟南函云 今有第凸混成旅兵士二人 由東昌因公來濟 談及一路遇有股匪六七股之多 均係軍裝整齊 儼然與軍隊無異 各路要隘 均有股匪把守 凡一切行人 彼等即行盤詰 該兵士二人 早知路途不易行動 均皆穿着便衣 又未攜帶軍用物品 遇盤詰 即偽稱商人 赴省購辦貨物 彼等遂為放行 若稍帶軍營氣象 萬難自由行動云 近來齊河縣新有高唐平原一帶竄來股匪 四鄉搶劫之案 日有所聞 日前該縣警備隊三十餘名 赴城北巡緝 至晏城驛附近 突由禾田中忽出大股土匪五六十名 將警隊包圍痛擊・該隊即死力抵禦 幸晏城駐有陸軍分隊 聞警出隊援助 方將匪人擊退 四散潰奔 警備隊受傷者七人 即帶回縣城醫治云

●本京新聞●

龍使宴客● 兩廣巡閱使龍濟光 二十五號下午一點鐘 在西直門外試驗場暢觀樓上 宴請陸軍總長段香岩 警察總監吳鏡潭 提署正堂李階平 席間有前任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作陪 至晚四鐘盡歡而散

司令赴津● 振武軍司令龍運乾 帶同軍官校佐三十餘員 新兵四百餘名 於二十六號上午八點半鐘 隨京奉路車赴津 送往小站訓練

銀元運漢● 中國銀行派員謝榮 押銀元一百多箱 昨二十六號上午九時 乘京漢路通車運往漢口

擴充操場● 提署將校研究所 現將校外之鋪住各戶共十一家房屋 給價收買 改為操場 以便訓練新兵

逝世再誌● 財政部諮議中國銀行總稽查江朝棟病故一節 已誌前報 茲聞致病原因 江君夙常身體虛弱 近日往來京津偶受暑瘟 延醫診治 服用川軍等降之瀉劑 以致中氣不接 遂於陰曆六月十四日辰刻在淨土寺本宅病故 二十四日發引云

被驅何多● 西直門外關厢居住理髮匠史某 于廿五日在十剎海後河沿等候買賣 因該處該涼爽 故人

天樂園

十二白天

韓世昌

●陳榮會 ●馬鳳鳴 ◎特煩◎ 春香鬧學

侯益隆

●侯瑞春 ●侯海云 特煩嫁妹

陶顯亭　郝振基　士金消

●張文生 ●張小發 桃山 花門山 文武代打

十樹雲

●張福 ●胡 元相 元慶刺

◎**鳳彩**

侯瑞春十樹亭棋
侯益太胡慶台 盤
張文生朱玉鰲
白茂齋王瑞長會

郭蓬萊

白 云 亭 ▶醉 話◀

榮會陳

侯寶成喜
朱小義團
益 侯炳五
才張小發圓

多在彼剪髮　本日收入銅元約十餘吊　正在點錢歡喜間　忽有一人前來剪髮　站立洗頭之際　突又有二人由北而來　笑嘻嘻衝史某搖手　意是不令聲張　恰將後面錢櫃搬起往北跑去　史某亦會其意　至洗完頭時　某甲一坐（因無了凳子）跌了一跤　詢問史某凳子何往　答以適纔二人與你玩笑　故意擇你　某甲急呼曰　我是京北人　此處並無一個相識　何能與我玩笑　你快追去罷　不要被騙　史某聞言心慌　連忙追去　找了約半個時辰　並未追着　回到原處一看　連前面那挑子也沒了　史某方知被騙　連聲歎氣不絕　只可空手回家啵

是否打虎●朝陽門外住戶萬六　原是廚行人　近因生意甚好　積攢了數百元　託媒人朱周氏說妥後黃莊住戶新守寡居劉氏為妻　已將彩禮四十元付過　即於陽曆二十二日迎娶過門　劉氏因無娘家　要求赴親戚家探望　不料該婦於二十五日一去未回　萬某查點物件　並未短少　只少了現洋九十六元　遂急找同媒人朱氏　赴汛成訟　餘俟訪明再誌

又一混帳●京西大娘娘廟村住戶馮德山　年五十歲（早先曾充稅丁）家有二子一媳　長子玉蓮現充清河巡警　馮某雖是年紀大了　還有少心　因見長媳余氏長得好　遂百般挑動　余氏不為所惑　只做不聞　不意馮某慾心甚熾　於日前持刀逼姦　余氏無法　只得隱忍相從　二十四日其夫回家　余氏一一告訴　馮某恐有敗露　遂即逃跑　馮玉蓮恐街鄰笑話　擬於日內還往清河居住云

虐待妻室●東直門內北小街後永康胡同住戶毓某之妻李氏　素受其夫虐待　時被非刑拷打　並且常不給飯吃　近鄰多為不平　日昨不知因何毓某又將其妻追出門外　該氏大喊救命　毓某揪至家中仍是大打特打　打的狼嚎鬼叫　實在慘不忍聞　有該管責任的若不干預　恐以後要逼出人命來

噎死小孩●西直門外雞爪兒胡同迤南路北住戶侯姓　有歲小兒乳名金子　二十四號晚間因吃桃將核兒吞嚥　卡在喉間　不能吐出　將該兒彆的屎糞皆出而死　聞侯姓兩門只此一子　家人痛的直要尋死

禁止洗澡●前三門外護城河　近因經雨河水大漲　河水有數尺之深　時有兒童以澡洗為戲　甚為危險　若一失足　性命堪虞　現經警廳通令各區　轉飭巡邏警士　注意查禁

京畿搶案●京兆屬之香河縣　距城東南不足三十里　有劉宋鎮　全鎮鋪商約百餘家　買賣都很興旺　陰曆本月十四日　忽去有大幫土匪幾二百人　整隊持械而入　是日正值集期　趕集人無不驚恐逃避　匪眾喝令大家勿逃　曰　我不搶你們　你們赶你們的集　不要害怕　遂即分配數人駐紮街口　首先到本鎮巡警局　巡警見勢不敵　早已遠颺　局內有一間坐某甲　被賊捉住　即揚言槍排　三五人推在街上　就是一槍　正中臂上　穿入肋際　將要放第二槍　經趕集人聲辯其非警局人　並有人極力作保　賊始放了　匪旋即按全鎮各鋪　一一搜索　共擄掠現洋二萬餘元　飽載以去　臨行套大車　令本鎮某商家派人拉送　聞至中途　某商人即被遣回　蓋恐知其巢穴云　又聞受傷某甲現已來京入某醫院醫治槍傷　據醫云　槍彈可以取出　不致要命云

出倒鋪底

西單牌樓北鋪底壹座有願倒者請到李鐵拐斜街七十四號領看議價

緊要聲明

查本府遇有應行公文函件向蓋用叅佐領及榆房圖記在案　茲因本府當差員役人等良莠不齊　若不預加防範　惟恐有勾串本爵宗親在外滋生事端情事　實與本王爵名譽攸關　除查明懲辦外　今特登報聲明　如有應用圖保各結　特加用本爵手戳以昭信守而免弊端　否則概作無效　本爵概不承認　特此登報聲明

克勤郡王啓事

本藥房開設西單牌樓北路西洋式門面　自運歐美各國著名良藥　靈驗丸散膏丹藥水藥酒頂高香水香粉香皂閨閣化粧妙品廣[illegible]

[illegible]丸　此丸專治[illegible]

[illegible]現洋三元四角一發現洋一元七角不願在校用膳者聽並不[illegible]等項[illegible]自備[illegible]

日[illegible]書國文算術　五學額二十八人　六試驗日期　由本校先時揭示　七招生期限　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日截止　星期外每日七千七鐘至十二鐘恕不接待報名　八報名地址　在北京琉璃廠本校報名之時應交高小畢業或中學修業證書最近四寸像片一枚

訃聞

不孝廣榮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顯妣　清封一品夫人馬母崔太夫人慟於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五號即戊午年六月十八日酉時壽終正寢距生於咸豐甲寅年八月十六日寅時享壽六十有五歲不孝等親視含殮即日遵禮成服叨在　戚　世　寅　族誼謹此訃，聞　二十日接三　二十四日禪經送庫　二十七日禪經　二十八日禪經　二十九日點主禪經送庫領帖　三十日卯刻發引　孤哀子馬廣榮　廣碩　廣孝（又名廣然）　廣怡　泣血稽顙　寓居琉璃廠太平巷

冠蓋往來

昨日東站出京　振武軍司令龍運乾　副官鄭英啓　項子和　公府顧問李士偉　趙慶華　東站來京　公府顧問李盛鐸　呂調元　交通次長葉恭綽　陸軍少將龍體乾　西站出京　提署軍米局局長凌漢　西站來京　河南督軍署諮議謝桓武　奉軍司令副官長尹曉闓

命令

大總統令　兼署財政總長曹汝霖呈江西銀行監理官宋育德因病辭職應照准此令　兼署財政總長曹汝霖呈請任命袁琳署江西銀行監理官應照准此令　司法總長朱深呈署奉天營口地方審判廳推事蘇道衡吉林高等審判廳推事陳克正署吉林地方審判廳推事陸大城署安徽懷寧地方檢察廳檢察官王蔭槐因病辭職均照准此令　司法總長朱深呈請任命劉廷選署奉天瀋陽地方審判廳推事張用鈍署奉天復縣地方審判廳推事殷繩戊署山東高等審判廳推事王實善署江蘇高等檢察分廳檢察官劉通三署福建閩侯地方檢察廳檢察官余鑑澄署四川成都地方審判廳推事均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大總統令　派徐維震充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此令　陸軍總長段芝貴呈准正黃旗漢軍都統載潤咨請以祖光璧陞補副參領陳吉安陞補印務章京周廣善徐連慶陞補公中佐領均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芝貴呈准察哈爾都統田中玉咨請以索特那木旺濟勒陞補公中佐領應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法國眼科醫生朱毓芬

診療所西交民巷八十八號電話南局一千三百六十四號

北京萬國儲蓄會緊要聲明

本會章程第十二條項下有儲戶達四千號者即分為兩號頭標各得洋二千元二標兩號各得洋一千元云云已於民國六年十一月為實行之期此外三四五等標均有兩號六在則已達七千元以上凡屬本會儲戶皆得享此權利未經入會諸君欲知詳章寄示姓名住址即當奉贈▲大注意本會照除章償本分紅外所有在會諸戶每月均享欵二千元與經之權利未請入會諸君住速將姓名好址開示絕交機會幸勿北臂失之　有京東交民巷瑞金大樓後進樓下　電話東局一五二二號　總會上海[illegible]五號　分會天津　山東　山西　南　各大商埠

鴻豐灰煤總公司廣告

本公司專採製京兆房山縣屬周口店灰煤運銷京津等處特集資本二十萬元延聘高等鑛師力加改良精益求精已著成效行銷以來蒙各大建築家爭相預購以物質良美用量即可減少隱寓節省於無形中也茲將本公司所設總分廠住址具列於後　惠顧諸君無論各廠均可接洽零整批發價值無不克己恐未週知特此廣告　鴻豐灰煤總公司（設在周口店車站）　北京鴻豐灰煤分廠、設在宣武門外東城根電話南局三二八九號西城根二七二四號）　天津大有號灰煤公司（設在東南城隅電話二百四十三　老新兩車站均有分廠

正明齋老號廣告

本號開設有年物品精良頗蒙各界贊許茲因擴充營業起見由泰西特聘高等名師專做西式各種糕點大小甜鹹麵包種式繁多不及備載以及本號成做應節中秋月餅無不備具凡蒙賜顧者請至前門外煤市街路東老號珠市口迤南路東給孤寺路北分號請詳認本號招牌庶不致誤　本號主人孫福林謹啓

楊仲五大藥房廣告　廿四小時新法戒除

酒癮烟毒以及花柳險症始而消遣繼而成癖耗金錢買毒藥喪品敗德為世人所共認本藥房研究新法刻日戒除不吐不瀉不藥要事不受痛苦有志諸君面談為快另有詳細章程奉送專治小兒急慢驚瘋藥水每瓶貳元　除立花柳最新藥針　前門外大馬神廟楊仲五藥房謹啓　門診十點至三點　出診三點至六點　（電話南局七三六號）

琥珀滴淋丸

專治五淋白濁無論遠年近日火盛寒沙石氣血各淋請服此藥止淋除根永不再犯服法另有引方每六服大洋八角　寄售處前門外廊房頭條會友書社香廠萬春照像館東安市場聚星堂南紙店總售處宣內松樹胡同四十號計梓楼製

道旗地聲明

啓者有莊王府旗地兩分一分一百三十餘畝一分五十餘畝均坐落武清縣境內現由莊王西府溥紹出名賣與各種戶永遠為業無論發生何項糾葛均有溥紹擔任不與置地戶相干除在本縣公署立案外特此聲明　各置地戶啓

中華舞臺白天芙蓉草九陣風光華旦擇日開演

講演聊齋

龍飛相公（九續）

湛引銘

俗語常說 親不親 當鄉人 這話一點兒不假 常有本村鄉鄰 夙日本不過交談 若是在外省遇着 彼此提說起來 立刻能吃喝不分 再若是同姓 當族也能摟照輩分稱呼 這件事實在不假 就以本文書說 這位龍飛相公同戴生 就是這個情理 所以一聽姓戴 哈く大笑 說如此說來 你也是我的孫孫了 快些起來講話 戴生是祖籍安慶大戶 聽老相公這們說 知道是前輩的高祖 可不敢問名諱 連忙磕了三個頭 恭く敬く的 一傍站立 老相公手理着白鬍鬚 說你坐下講話吧 戴生說老祖宗面前 孫兒焉敢就坐 老相公說 賜坐便坐 賜坐便坐（相公老排底是丑行） 戴生只好 又做了個揖說 如此孫く告坐 這才把凳兒拉了拉 在下面跨了點邊兒坐下 就聽老頭兒說 你相許不知道 老夫也姓戴名潛 字龍飛 前些年老夫本門中的不肖的孫兒戴堂 連結匪類 靠我墳傍挖掘煤井 胡想生財 使老夫不安於夜室 故用海水將煤井沖場 現在戴堂這一門 後輩怎麼樣了 戴生一聽 戴堂自己雖沒見過 卻聽先父說過 是長房的曾祖 自己是次房第五支派上的 當年有本處一家財主 聽說戴家墳 有很好的煤礦 一打聽戴堂是山主 這就託人同戴堂一說 只要他點頭 准其開採 所有的人丁像俱開辦 都是財主的 吃出煤來 有戴家的股分 山主另給租價 戴堂一聽 樂的了不得 本族雖有人 他是長房正枝兒 沒人攔得了 也有分幾個錢的 也有置諸不聞不問的 只好由他辦去 陋好容易把井打得 吃了沒有幾天的煤 地下暴漲水 採煤的人都死在井中 這些家有苦主的 勾在一處 公同具了一張呈狀 把這財主同戴堂 全給告下來啦 這兩家這們一打點官司 縣官受了賄賂 當堂批准 每名給三十兩撫卹 這官司就完結了 可是兩家財沒發成 因此破產 到如今戴堂的嫡孫 窮得沒飯吃了 壹件事戴生從小時候兒聽說過 如今越發信嘍 才曉得為人萬不可不顧祖墳 更不可指墳生財 今天聽老祖宗這樣問 趕緊欠身說 孫く的堂祖後裔 如今窮得不得了哩 老相公點了點頭 嘆了口氣 說這樣不肖之人 他的後輩 萬く好不了 你既來到此處 你可好く的溫習舊業 不可廢讀 大約你有幾日 沒有用飯了吧 戴生趕緊答應了個是 就聽老頭兒說 來呀 你們把施食的事辦完 再預備點兒酒飯 就端在這兒來 戴生聽見有人答應 自己借燈光 偷眼往堂外觀瞧 那些怨鬼 每人端着個黃沙碗 都吃上咧 一會兒由外面進來一個小僮兒 手托一個木盤 裏面有一壺酒 兩碟一碗菜 一碟饅首 放在靠後牆 一張桌子上 過來回稟主人 說酒飯已齊 老相公點頭 衝自己說 你就自己吃去吧 戴生趕緊答應 過去把酒喝了兩盅 把饅首菜全都吃淨 過來一瞧 群鬼已散 老相公手中拿着一本書 放在案頭 說拿去快念 可不知是何 經卷

（未完）

廣德樓
六月二十七日白天
梅蘭芳
姚玉芙 程繼先
慈瑞泉 李壽山 朱幼芬 李壽峰 李敬山 劉鳳林
時裝新戲 一縷麻
王鳳卿
李順亭 朱桂芳 許德義 朱湘泉